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七月中，我和家人重上济州岛。迎接我们的，是清凉的微风，纯净的空气。几羽低旋嬉闹的海鸥，将我的视线牵向那绿荫丛中的度假村。凝望着面前熟悉的景物，我的思绪随之返回到十年前苦觅“二锅头”的一幕，至今想来，仍然会暗自窃笑。

那一年，“中韩围棋天元战”在韩国举行，我率领的中国围棋代表团，就屯兵在济州岛畔的一座度假村内。说是屯兵，其实全团兵马仅六人。主将是中国天元常昊九段，教练为国家围棋队副总教练罗建文（人称罗老），随行记者一人；其他三人包括我在内，是来壮壮声势的。对方的天元是号称“石佛”的李昌镐九段。李昌镐并不信“佛”，但他是“神童”。他是韩国棋圣曹薰铉的弟子。他在十七岁五段时，已经称雄韩国棋坛，罗老师也屡次败在小徒的手下。李昌镐性格温和、内敛、不善言辞；他的棋风老成持重，忍耐力和韧性，达到了“不动心”、佛一般的境界。中国天元常昊九段，是中国棋圣聂卫平的门生，他的棋力早已超出了师傅。常昊的性格明朗、沉稳，能言善辩，棋风稳健犀利，其时正处在辉煌期。因此，此番两国棋圣的两位高徒的海岛论剑，棋迷预测：肯定有戏！

就在罗建文、常昊从北京出征的前晚，中国围棋协会主席陈祖德特地设家宴为他俩壮行，这在以往是少有的。临别时，陈祖德拿出两瓶“二锅头”给罗老，笑道：“这是你最爱喝的酒，关键时咪咪两口，也许会出奇招！”陈祖德说的“咪咪两口”，显然是句玩笑话，但却道出了罗建文钟情此“君”的嗜好。于是有人疑惑：天上美酒佳酿多的是，一个堂堂国家围棋教头，将一片片的歌碟，一字排开，散落在小河的边上。是为渐渐涨潮的河流，带走所有的老歌，还是，为着某一位年轻的美人？当我离去的时候，弯腰捡起所有的碟片，回家，在她淡淡的黄昏下，在她花园的秋千上，静静地摇，静静地听？

都说，对酒可以当歌。其实，只为了同一首歌，回想不同的人。丢碟，将岁月的痴迷，付诸一去不回的流水，或一个假想的人。

小提琴大师克莱默，几次来沪开音乐会，不知为何没有感动我。他的传奇似乎停留在唱片和影碟中。不久前他携大提琴家德瓦瑙斯凯特、钢琴家陈萨，在东方艺术中心的一场音乐会，轰动全场。

克莱默的特立独行乐坛皆知。在音乐会前的乐迷见面会上，谈起他跟传奇大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学琴8年的经历，当年大卫表示，跟他学琴可以，但一切都要听他的。但大卫很快就发现，克莱默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学了六七年后，大卫对克莱默说，你已经不是我的学生，而是我的同行，你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走。师生俩从分歧走向理解。

克莱默的曲目量从古到今，非常宽泛，而又与众不同。比如他很少拉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因为别人拉得太多了，他就拉《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还录制了唱片。对肖斯塔科维奇，克莱默应该最有发言权了，但他觉得别人都在拉老肖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他就去拉老肖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并录制唱片。直到最近，他才开始拉“肖一”。

克莱默尤其对当代作曲家的作品倾注了巨大的精力。比如出生于1919年的俄罗斯作曲家魏因伯格，短暂的一生经历坎坷，受尽磨难，而且有人认为他的音乐有模仿肖斯塔科维奇之嫌。克莱默经过细心研究，认为这是个“冤案”，魏因伯格在当代音乐中有着独特价值，他要为魏因伯格“平反昭雪”，于是近年来在世界乐坛大力推广魏因伯格的作品，这次他就演奏了魏因伯格的《第三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现代音乐语汇表达了奇幻的内心独白，真有点像《琵琶行》中的意境：“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音乐会上半场还有陈萨独奏的海顿《F小调行板与变奏曲》、三人合作的拉赫玛尼诺夫《G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悲歌”》。前者



智慧快餐
拍卖三难：弯腰觅拍品，鞠躬寻买家，跪着求付款。

小酒庄讲棋，会在微微醉意的朦胧中突发灵感，授以锦囊妙计，且十之八九奏效。可是现在“秘密武器”没了，这便如何是好？

这事传到我这里，我忙叫人到服务台打探，回话附近没有这种低质酒。怎么办？只好到岛上去买了！

济州岛是旅游胜地，市街依山傍水，环境幽美宁静，且颇有现代气息。我们无心观赏街景，一行四人走街串巷，小店小铺寻觅觅，“排查”下来，几乎啥种酒都有，就是不见我们要找的这位“杜康兄”！眼看日头偏西，情势不妙，记者小王一时情急失态，来了个脱口秀：“二锅头啊二锅头，我喊您一声‘二哥’了，你别跟我们躲猫猫了，快出来呀！”他的扭捏，引来众人一阵哄笑。我则暗忖：“看来今晚要自掏腰包请罗老喝茅台了！”

正想着，抬头忽见罗老正站在宾馆门口，喜形

“最好”心态值得审视

殷骏

这种信任缺失，显然已伤害到了很多较低级别医教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自尊心，这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将是不堪承受的巨大资源浪费。不仅如此，如此严重过度的门诊来病人数，无法让专家将精力集中到大病难病的诊断及治疗，在此情况下，三级医院也不得不指派经验相对较少的住院医师承担基础诊疗工作。因此，“最好”心态值得审视，还理性就医、客观择校。

“最好”心态体现出部分人因缺乏了解导致的对较低级别的医教机构的习惯性信任缺失，而这种信任缺失，显然已伤害到了很多较低级别医教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自尊心，这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将是不堪承受的巨大资源浪费。不仅如此，如此严重过度的门诊来病人数，无法让专家将精力集中到大病难病的诊断及治疗，在此情况下，三级医院也不得不指派经验相对较少的住院医师承担基础诊疗工作。因此，“最好”心态值得审视，还理性就医、客观择校。

有模仿肖斯塔科维奇之嫌。克莱默经过细心研究，认为这是个“冤案”，魏因伯格在当代音乐中有着独特价值，他要为魏因伯格“平反昭雪”，于是近年来在世界乐坛大力推广魏因伯格的作品，这次他就演奏了魏因伯格的《第三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现代音乐语汇表达了奇幻的内心独白，真有点像《琵琶行》中的意境：“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音乐会上半场还有陈萨独奏的海顿《F小调行板与变奏曲》、三人合作的拉赫玛尼诺夫《G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悲歌”》。前者

胆大好开车。到美国西部、中部开车，只要胆大，就能上路。起步狠踩油门，斜着冲上高速，远距离追赶，一下加速至100码以上，否则，小心翼翼、抖抖豁豁，后面的过路车就会撞上你。不是老美坏，也不是老美傻，而是老美只擅长踩油门，不善于踩刹车，更不会紧急刹车。在美国开车，撑死胆大的，吓死胆小的。

在美国的中西部，除了市内公路，几乎都是高速，其速度“快于救命车，追上救护车，等于旧上海强盗车”。高速的时速10%，所以一路轰鸣声。美国公路上，都是大功率车，这样才能提速快、车速快。欧洲、日本，到处都是低排量的轿车，相比美国，是小车，不是轿车。在美国，尤其西部，低于2.0排量的车几乎没有，否则动力不够，提速不快，不敢上路，“落后是要挨打的”。美国车费油，不是浪费，而是必须。日本车节油，不是节能，而是排量小。日本、欧洲到处是小路，多在市区开车，所以车速慢，排量低，自然节能，实乃环境的产物，形势所逼。

上了高速，尤其在西部、中部，开车的都非常守规矩，倘若在左边超车道上，与前面的车距接近了，无需打灯，前面车就会自觉地闪着右拐灯往外避让。倘若不想超车，乖乖地走在左车道上，摁下定速器，无需刹车，不必变道，戴着墨镜，听着音乐，吹着口哨，一路狂飙突进。出发前就可以预告异地接客的朋友到达时间，说几点到就几点到，几乎像地铁一样准时准点。因为高速上都是定速开车，几乎一个道就是一个速度，一路开过去。美国汽车是“大功率高速，匀速度节能”，开车人守规矩，不变速、不变道、不刹车，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因为高速，变道极易产生车祸，所以美国的高速与中国不同，不仅右侧有条

紧急停车带，左侧也有一条紧急停车带，就是防止一旦有事，左边的快车道的车只需向左侧停靠，不必越过慢车道变道。临近出口一公里，会拓展出一条下匝道马路，这样向右逸出下去的车，减速不会遮挡直行车。在美国开车，千万记住：切勿紧急刹车！美国人没有刹车习惯，开着开着就傻掉了！

在美国开车，规则都是显而易见，让傻瓜都能领悟，否则，就是“不教而诛，陷民于不义”。国道时速65英里（104公里），州际道路时速75英里。倘若限速标志45英里，意味着前方有施工；倘若限速30英里，那就是进入乡镇；倘若限速15英里，那么就是在穿越镇中心；又看到55英里，那么就是驶离市区。

开车久了，发现路牌有个规律：简洁直白。中国人形容懒：能躺着的不坐着。美国高速的标志：“能用数字的，绝不用字母；能用单词的，绝不用词组。”比如东西向的公路，数字都是双数，南北向都是单数。80号公路，黑圈里只有数字：80。没有字母，全世界人民都能一目了然，始终知道自己是在往东走或往西走；能用颜色的，绝不用文字，这样可以通行于弱智间，因为最易识别的符号不是数字，不是字母，而是色彩。比如前方施工，都是桔黄色指示牌。

中国老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美国做了改良：“有车走遍天下，无车寸步难行。”所以它的路牌必须让文盲、傻子都能看得懂，因为傻子、文盲也要出门的。

现在的美国，大部分州允许中国驾照上路，期限三个月，目的是吸引中国游客，刺激经济。不问你懂不懂英语，可以在美国上路，因为美国的路标简洁、明了。

什么叫国际化？就是傻瓜化。



夜光杯

持续多日的酷暑天给本已人满为患的沪上三级医院火上浇油，医务人员甚至要加班至凌晨与深夜。细究各三级医院的总计多达数十万的日门诊量，具体诊疗内容，绝大部分是普通呼吸及消化道感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人员齐备、设备俱全的一级及二级医疗机构，可罗嗦。每每被人问及“偏好三级医院”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不外乎是“大医院放心”或者“他们都到这个医院好”。无独有偶，每年夏季也是学生的升学季，追求“最好”的择校之风也越来越盛。对大医院和名校趋之若鹜的行为放在过去不无道理，当时，因诸多原因确会导致相关行业各级机构间资源配置不均，但随着国家持续加大对人才培养和设备更新的投入，这一问题明显改善，许多一、二级医疗机构及非重点小初高学校里同样拥有不少经验丰富、水平一流的所谓“最好”心态仍愈演愈烈，作为被服务方的老百姓也应反思。

“最好”心态体现出部分人因缺乏了解导致的对较低级别的医教机构的习惯性信任缺失，而这种信任缺失，显然已伤害到了很多较低级别医教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自尊心，这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将是不堪承受的巨大资源浪费。不仅如此，如此严重过度的门诊来病人数，无法让专家将精力集中到大病难病的诊断及治疗，在此情况下，三级医院也不得不指派经验相对较少的住院医师承担基础诊疗工作。因此，“最好”心态值得审视，还理性就医、客观择校。

浅唱慢吟，小桥流水，清新淡雅；后者情感激烈饱满，但配合似乎稍欠默契。

下半场舒伯特《降B大调钢琴三重奏》，使音乐会达到了巅峰状态，三人配合默契（大提琴稍微弱些），我们听到了克莱默那招牌式的销魂蚀骨般的琴声，呼吸、造句、音色、气息，美妙至极，令人陶醉；陈萨的钢琴松弛自然，触键漂亮，气韵生动，音色迷人，其酣畅的即兴性令我想起法国钢琴大师阿尔弗雷德·柯尔托；德瓦瑙斯凯特的大提琴不温不火，甘当绿叶，自然融入在整体中。返场两曲，《幽默探戈》《遗忘》（皮亚佐拉），都是克莱默最为拿手的曲目，尤其是《遗忘》，用一位乐迷的话来说：听得我都不想离开音乐厅了。

农场，当初时时想着逃离的地方，如今处处勾起回忆的故乡。浮在面上的看似千番苦涩，沉淀下来的却又万般芳香。那美妙的青春、壮丽的年华，在农场绽放。

我是1973年12月20日午饭之前到的农场。一下车，感觉阳光明媚，只是风儿挺大，吹在脸上有点针刺般的疼。我和几个南湖中学的学生被安排在同一寝室。王融在我下铺，于是我们顺理成章地成了买饭泡水的搭档。她是个极其开朗的人，话特多，总是眯着眼、咧着嘴，乐乐呵呵、絮絮叨叨的。后来不知是谁，就因为她的这个爱说话，给起了个外号叫“麻雀头”。田绍龙是这个外号制造者的嫌疑人，反正他是把“麻雀头”叫得最多的一个。幸好，王融并不在乎。而这外号好像使她的名气更响了。当然，名气更响的另一因素，是她与“小痢痢”谈恋爱了，这在如今叫做时尚。

能让大家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与乏味的生活中有了些许茶余饭后的八卦甜点，至今看来，还真得感谢他俩的贡献呐。因为在那样的年代，谁都巴望着早日上调。爱情比起生存，只能算是奢侈品。所以，大家对感情大都比较克制、内敛。而他俩却敢于顺应自然、冲破世俗、率性而为。人性中由荷尔蒙激素催生的青春躁动与能量，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而又有代表性地体现。

因为与南湖中学的同寝室，所以连队的二号人物未曾谋面便已如雷贯耳了。听她们说，“徐军是因为家里有事，所以没能随大家一起下来。等他来了之后，一定是当书记的”等等。我想，能在背后被众口称道的一定是个品学兼优的人，否则，在学校这种地方，学习成绩不好，再怎么“左”也是当不成大干部的。春节后的一天中午，与王融往食堂去的路上，我看见对面过来两人。王融指着那个陌生的人对我说：“喏，那就是徐军。”我一看果真如她们说的那样，人很正气，着一件青灰色的学生装，高高的个儿，还挺英俊。之后，徐军的言行也的确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

我们的书记是个“女中豪杰”：喜欢双手叉腰，不苟言笑。像吾等初出茅庐的学生伢子，看到她还着实是有点吓丝丝的，尤其是她的极“左”言论，听了让人不寒而栗。有一位排长，也是大棒乱舞，以势压人，别人有一句话不入她的耳，就搞突然袭击，开批判会。这种腔调、做派，在徐军身上却没有看到一丝半毫。按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这个副书记，是正书记的左膀右臂，应该多少也受到点“熏陶”吧，可我看到的只是他吃苦耐劳、身先士卒的身影。后来在高喊“铁杆扎根”的正书记滑脚上调之后，他被任命为正书记。我依然没有见他在台上胡诌过什么“斗争”、“批判”。

在恢复了高考后，他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我曾猜想他在中学时学习成绩不错，果然也没错哦。

难忘农场岁月

陆华芬

